

<<半生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半生缘>>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9462

10位ISBN编号：753020946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爱玲

页数：3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半生缘>>

内容概要

《半生缘》讲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女主人公顾曼桢家境贫寒，自幼丧父，老小七人全靠姐姐曼璐做舞女养活。
曼桢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工作，与来自南京的许世钧相爱，世钧深深同情曼桢的处境，决定与之结婚。
曼璐终于也嫁人了，姐夫祝鸿才是个暴发户，当得知曼璐不能生育，便日生厌弃之心，曼璐为了栓住祝生出一条残计……十八年在天才作家张爱玲的笔下一晃就过去了，曼桢和世钧又在上海相遇，而岁月变迁绿树早已成荫……

<<半生缘>>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於上海，原名张煊。

1922年迁居天津。

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1930年改名张爱玲，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投入文学创作。

两年後，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并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和胡兰成。

1944与胡兰成结婚，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

1947年与胡兰成离婚，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

1956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1967年赖雅去世，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年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半生缘>>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编后记

<<半生缘>>

章节摘录

第一章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真吓人一跳！

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曼桢曾经问过他，他是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她的。

他当然回答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在那样的一种心醉的情形下，简直什么都可以相信，自己当然绝对相信那不是谎话。

其实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她的，根本就记不清楚了。

是叔惠先认识她的。

叔惠是他最要好的同学，他们俩同是学工程的，叔惠先毕了业出来就事，等他毕了业，叔惠又把他介绍到同一个厂里来实习。

曼桢也在这厂里做事，她的写字台就在叔惠隔壁，世钧好两次跑去找叔惠，总该看见她的，可是并没有印象。

大概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离开学校不久，见到女人总有点拘束，觉得不便多看。

他在厂里做实习工程师，整天在机器间里跟工人一同工作，才做熟了，就又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

那生活是很苦，但是那经验却是花钱买不到的。

薪水是少到极点，好在他家里也不靠他养家。

他的家不在上海，他就住在叔惠家里。

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

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

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

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

她说“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份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

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生男育女，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

父亲是长年驻蹕在那边的。

难得回家一次，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

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

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也还是哭哭啼啼的。

每年是这个情形，世钧从小看到现在。

今年倒好，不在家里过年，少掉许多烦恼。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

除夕那一天，世钧在叔惠家里吃过年夜饭，就请叔惠出去看电影，连看了两场——那一天午夜也有一场电影。

在除夕的午夜看那样一出戏，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味似的，热闹之中稍带一点凄凉。

他们厂里只放三天假，他们中午常去吃饭的那个小馆子要过了年初五才开门。

初四那天他们一同去吃饭，扑了个空，只得又往回走。

街上满地都是攒炮的小红纸屑。

走过一家饭铺子，倒是开着门，叔惠道：“就在这儿吃了吧。

”这地方大概也要等到接过财神方才正式营业，今天还是半开门性质，上着一半排门，走进去黑洞洞

<<半生缘>>

的。

新年里面，也没有什么生意，一进门的一张桌子，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著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她面前只有一副杯箸，饭菜还没有拿上来，她彷彿等得很无聊似的，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便顺着手指缓缓地往下抹着，一直抹到手丫里，两只手指夹住一只，只管轮流地抹着。

叔惠一看见她便咦了一声道：“顾小姐，你也在这儿！”

说着，就预备坐到她桌子上去，一回头看见世钧彷彿有点踌躇不前的样子，便道：“都是同事，见过的吧？”

这是沉世钧，这是顾曼桢。

“她是圆圆的脸，圆中见方，也不是方，只是有轮廓就是了。

蓬松的头发，很随便地披在肩上。

世钧判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及体态衣着，本来是没有分析性的，他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

她的两只手抄在大衣袋里，微笑着向他点了个头。

当下他和叔惠拖开长凳坐下，那朱漆长凳上面腻着一层黑油，世钧本来在机器间里弄得浑身稀脏的，他当然无所谓，叔惠是西装笔挺，坐下之前不由得向那张长凳多看了两眼。

这时候那跑堂的也过来了，手指缝里夹着两只茶杯，放在桌上。

叔惠看在眼里，又连连皱眉，道：“这地方不行，实在太脏了！”

“跑堂的给他们斟上两杯茶，他们每人叫了一客客饭。

叔惠忽然想起来，又道：“喂，给拿两张纸来擦擦筷子！”

“那跑堂的已经去远了，没有听见。

曼桢便道：“就在茶杯里涮一涮吧，这茶我想你们也不见得要吃的。

说着，就把他面前那双筷子取过来，在茶杯里面洗了一洗，拿起来甩了甩，把水洒干了，然后替他架在茶杯上面，顺手又把世钧那双筷子也拿了过来，世钧忙欠身笑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等她洗好了，他伸手接过去，又说“谢谢。”

曼桢始终低着眼皮，也不朝人看着，只是含着微笑。

世钧把筷子接了过来，依旧搁在桌上。

搁下之后，忽然一个转念，桌上这样油腻腻的，这一搁下，这双筷子算是白洗了，我这样子好象满不在乎似的，人家给我洗筷子倒彷彿是多事了，反而使她自己觉得她是殷勤过分了。

他这样一想，赶紧又把筷子拿起来，也学她的样子端端正正架在茶杯上面，而且很小心的把两只筷子头比齐了。

其实筷子要是沾脏了也已经脏了，这不是掩人耳目的事么？

他无缘无故地竟觉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因搭讪着把汤匙也在茶杯里淘了一淘。

这时候堂倌正在上菜，有一碗蛤蜊汤，世钧舀了一匙子喝着，便笑道：“过年吃蛤蜊，大概也算是一个好口彩，算是元宝。”

叔惠道：“蛤蜊也是元宝，芋艿也是元宝，饺子蛋饺都是元宝，连青果同茶叶蛋都算是元宝，我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财迷心窍，眼睛里看出来，什么东西都像元宝。”

曼桢笑道：“你不知道，还有呢，有一种‘蓑衣虫’，是一种毛毛虫，常常从屋顶掉下来的，北方人管牠叫‘钱串子’。

也真是想钱想疯了！”

世钧笑道：“顾小姐是北方人？”

曼桢笑着摇摇头，道：“我母亲是北方人。”

世钧道：“那你也是半个北方人了。”

叔惠道：“我们常去的那个小馆子倒是个北方馆子，就在对过那边，你去过没有？”

倒还不错。

曼桢道：“我没去过。”

叔惠道：“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这地方实在不行。

太脏了！”

从这一天起，他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三个人吃客饭，凑起来有三菜一汤，吃起来也不那么单

<<半生缘>>

调。

大家熟到一个地步，站在街上吃烘山芋当一餐的时候也有。

不过熟虽熟，他们的谈话也只限于叔惠和曼桢两人谈些办公室里的事情。

叔惠和她的交谊仿佛也是只限于办公时间内。

出了办公室，叔惠不但没有去找过她，连提都不大提起她的名字。

有一次，他和世钧谈起厂里的人事纠纷，世钧道：“你还算运气的，至少你们房间里两个人还合得来。”

“叔惠只是不介意地“唔”了一声，说：“曼桢这个人不错。

很直爽的。

”世钧没有再往下说，不然，倒好象他是对曼桢发生了兴趣似的，待会儿倒给叔惠俏皮两句。

还有一次，叔惠在闲谈中忽然说起：“曼桢今天跟我讲到你。

”世钧倒呆了一呆，过了一会方才笑道：“讲我什么呢？”

”叔惠笑道：“她说怎么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份儿。

我告诉她，人家都说我欺负你，连我自己母亲都替你打抱不平。

其实那不过是个性关系，你刚巧是那种唱滑稽的充下手的人材。

”世钧笑道：“充下手的怎么样？”

”叔惠道：“不怎么样，不过常常给人用扇子骨在他头上敲一下。

”说到这里，他自己呵呵地笑起来了。

又道：“我知道你倒是真不介意的。

这是你的好处。

我这一点也跟你一样，人家尽管拿我开心好了，我并不是那种只许他取笑人，不许人取笑他的。

……”叔惠反正一说到他自己就没有完了。

大概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人，总不免有几分“自我恋”吧。

他只管滔滔不绝地分析他自己个性中的复杂之点，世钧坐在一边，心里还在那里想着，曼桢是怎样讲起他来着。

他们这个厂坐落在郊区，附近虽然也有几条破烂的街道，走不了几步路就是田野了。

春天到了，野外已经蒙蒙地有了一层绿意，天气可还是一样的冷。

这一天，世钧中午下了班，照例匆匆洗了洗手，就到总办公处来找叔惠。

叔惠恰巧不在房里，只有曼桢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面整理文件。

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

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

世钧笑道：“叔惠呢？”

”曼桢向经理室微微偏了偏头，低声道：“总喜欢等到下班之前五分钟，忽然把你叫去，有一样什么要紧公事交代给你。

做上司的恐怕都是这个脾气。

”世钧笑着点点头。

他倚在叔惠的写字台上，无聊地伸手翻着墙上挂的日历，道：“我看看什么时候立春。

”曼桢道：“早已立过春了。

”世钧道：“那怎么还这样冷？”

”他仍旧一张张地掀着日历，道：“现在印的日历都比较省俭了，只有礼拜天是红颜色的。

我倒喜欢我们小时候的日历，礼拜天是红的，礼拜六是绿的。

一撕撕到礼拜六，看见那碧绿的字，心里真高兴。

”曼桢笑道：“是这样的，在学校里的时候，礼拜六比礼拜天还要高兴。

礼拜天虽然是红颜色的，已经有点夕阳无限好了。

”

后记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至翌年二月十一日，上海《亦报》连载署名“梁京”的长篇小说《十八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为纪念《亦报》创刊一周年，《十八春》由上海亦报社出版经过作者修订的单行本。

一九七一年六月，在《十八春》问世二十一年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张爱玲接受留美学者水晶的采访，正式承认《十八春》出自她的手笔，“梁京”是她的笔名。

据张爱玲好友林以亮解释，“梁京”的由来，系“作者借用‘玲’的子音，‘张’的母音，切为‘梁’；‘张’的子音，‘玲’的母音，切为‘京’；丝毫没有其他用意”（《代序》）。

张爱玲是一九五五年深秋赴美的。

当她试图以英文创作扬名欧美文坛的努力受挫之后，张爱玲开始重拾中文创作，改写《十八春》成《半生缘》即是这方面的可贵尝试之一。

早在一九六一年秋，张爱玲在访问台湾时就向接待她的台湾作家王祯和透露了拟改写《十八春》的设想（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访王祯和》）。

一九六六年冬，张爱玲开始把她的设想付之实施，她在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致《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的信中明确表示：“这几天我正在改《十八春》（题目也不能不换一个）。

”张爱玲的改写工作历时近一年半终于完成。

新长篇先以《惘然记》为题连载于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台北《皇冠》月刊。

一九六九年三月，新长篇作为张爱玲作品系列第六种，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书名确定为《半生缘》。

《半生缘》对《十八春》的改写，凸现了张爱玲新的艺术构思，是张爱玲式“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虽与《十八春》同源共根，结出的却是不同的更为艳异的果实。

本书所收的《半生缘》据初版本编入，并作了必要的校勘。

作为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张爱玲的小说用词特别讲究，除了恰到好处地运用方言，还有不少与当下行文规范不同的独到用法。

为了保持张爱玲小说文字的原貌和丰富性，只要不是明显的错漏，本书一律不作改动，特此说明。

陈子善二〇〇六年九月一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半生缘>>

媒体关注与评论

“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唯一授权，华丽新版。

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另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半生缘》对《十八春》的改写，凸显了张爱玲新的艺术构思，是张爱玲式“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虽与《十八春》同源共根，结出的却是不同的更为艳异的果实。

——陈子善张爱玲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很大，但《半生缘》却把通俗小说升华到了高雅深沉的程序。

——止庵

<<半生缘>>

编辑推荐

《半生缘》编辑推荐：“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唯一授权，华丽新版。

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另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半生缘》对《十八春》的改写，凸显了张爱玲新的艺术构思，是张爱玲式“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虽与《十八春》同源共根，结出的却是不同的更为艳异的果实。

——陈子善张爱玲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很大，但《半生缘》却把通俗小说升华到了高雅深沉的程序。

——止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